

世界遗产地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城市化水平评价及关系研究

——以曲阜市为例

闫颖^{1,3},周杰²

(1. 曲阜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山东日照 276800;2. 山东财经大学期刊编辑部,山东济南 250014;
3.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山东青岛 266100)

[摘要] 在阐述旅游产业结构、城市化内涵和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构建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1991-2013年曲阜市的相关数据,对二者的综合指数进行测算,并采用曲阜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综合指数和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两个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世界遗产地曲阜的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曲阜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滞后于城市化水平;二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存在LnT到LnU的单向因果关系。

[关键词] 世界遗产地;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城市化水平;协整;曲阜

[DOI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16.01.019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10(2016)01-0146-08

一、引言

旅游产业结构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指旅游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种经济成分及经济活动各个环节的构成与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1] 旅游产业结构水平是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具有广泛关联度和较长产业链的旅游业,其产业结构的优化不仅有利于发挥城市的资源优势和聚集优势,而且还能优化旅游业发展的模式,提高城市整体的经济实力,因此对旅游产业结构的研究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关于旅游产业结构的评价研究,核心内容是评价模型的构建,包括旅游产业结构的健康指数模型^[2],旅游产业结构的技术创新模型^[3],旅游产业结构的多目标评价模型^[4]等,此外麻学锋(2010)构建了包括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合理化和旅游产业内部结构高级化的区域性旅游业内部结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

体系对张家界的旅游产业结构进行了研究^[5]。

城市化是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变化过程。城市化进程本质上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与空间结构变革的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李克强,2012)^[6],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从现有的关于城市化水平评价的研究可以发现,城市化水平的测度主要有两种方法,

单一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采用单一指标法的研究几乎都选择人口城市化这一指标评价城市化的水平(艾训儒,2008)^[7],但是由于城市化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复合指标法被认为比单一指标法更能合理的评价城市化水平。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未形成权威系统的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体系,但很多学者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上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并运用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文化遗产与地方发展——不同主体在曲阜地方性塑造中的作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413011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闫颖(1982-),女,山东济宁人,曲阜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讲师,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遗产旅游、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

在案例区域城市化水平的评价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李明秋,2010;李红波,2011;廖海燕,2013)^{[8][9][10]}。此外还有学者把指标体系与可变模糊评价方法、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等研究方法相结合提高评价模型的科学性和可信度(汪克亮等,2009;范宏杰等,2013)^{[11][12]}。

从理论上分析,旅游产业结构的变化影响城市的就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进而作用于整个城市化的进程;同理,城市化进程也反作用于旅游产业的合理化和高度化进程,影响旅游产业的结构效益,进而带来整个旅游产业结构水平的变化。但是,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有的也仅限于旅游产业与城市化水平的评价及关系分析,如高楠等(2013)构建了包含29个指标的旅游产业与城市化水平的评价模型并对西安市2000-2009年的旅游产业和城市化水平进行了评价并对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13]。

从1985年我国成为《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至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世界遗产共有47项,分布在2个直辖市,27个省及自治区和1个特别行政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资源以及它们赖以生存的地域空间与相关物质环境共同构成世界遗产地。随着世界遗产数量的增加和旅游价值的不断显现,世界遗产地成为我国旅游目的地的主体,除了2项世界遗产平遥古城和五台山所在地外世界遗产地均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1,世界遗产地旅游产业发展和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也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梳理现有的研究成果发现,对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城市化水平评价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仍需加大对旅游产业结构与城市化关系系统研究的关注力度,尤其是对世界遗产地旅游产业结构与城市化水平评价与关系的实证研究也有待加强。本文结合世界遗产地曲阜旅游业和城市化发展的现实,对曲阜市旅游产业结构与城市化水平及其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定量分析,以期为旅游业和城市发展理论研究和决策提供借鉴。

二、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构建

评价体系的构建首先要符合科学性、系统性、可

操作性和独立性原则的要求,其次根据对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城市化水平评价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指标使用频度的统计,选取频率较高的指标;再次考虑到研究的需要和数据的可得性,结合曲阜市的现实情况;最后通过分别对10位专家进行访谈对指标进行相应的调整,基于以上工作构建了曲阜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评价体系。评价体系在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这两个目标层下,还包括7个准则层和20个指标层。

1. 旅游产业结构水平评价指标

旅游产业结构水平评价包括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准则、旅游产业结构高度化准则和旅游产业结构效益准则。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准则表征旅游产业增长的速度及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旅游产业结构高度化准则表征以技术进步为标志的旅游产业各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及创收能力;旅游产业结构效益准则表征旅游产业各部门的结构优势和竞争力水平。

如表1所示,这三个准则层下还包括8个指标层,旅游总收入年增长率反映了旅游产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用相邻两年旅游总收入的增加值在基年旅游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表示。区位熵反映了旅游产业的区域分布的集中度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K = \frac{e_{ij}}{e_j} \div \frac{E_j}{E}$,i代表旅游产业,j代表区域, e_{ij} 代表曲阜市旅游总收入, e_j 代表曲阜市国内生产总值, E_j 代表山东省旅游总收入,E代表山东省国内生产总值。旅游企业密度反映了旅游业对城市经济状况的影响程度,用旅游企业规模与城市面积之比表示。旅游产业在第三产业中所占比重反映了旅游产业在第三产业中所占的份额;旅游产业的高度化水平,用旅游社会总收入与第三产业产值之比表示;高需求弹性部门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反映了旅游产业内部各部门的高度化水平,用娱乐部门和商品销售部门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表示,这些部门对应的是旅游者的高弹性需求,满足的是旅游者高层次的需要。旅游外汇收入在旅游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反映了旅游高端市场对旅游业的贡献度。旅游产业在第三产业中所占比重、高需求弹性部门收入在旅游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和旅游外汇收入在旅游总收入中

所占比例这3个指标分别反映了旅游产业的产值构成高度化、技术构成高度化和市场构成高度化水平。

旅游产业结构效果指数 T31(W)反映了旅游产业内部部门结构对旅游经济的贡献度,旅游产业竞争力效果指数 T32(U)反映了旅游产业内各部门的竞争力水平和增长潜力,二者共同表征了旅游产业的

结构效益水平,计算公式为:
$$W = \frac{\sum_{j=1}^n K_{j,0} B_{j,1}}{\sum_{j=1}^n K_{j,0} B_{j,0}} \div \frac{\sum_{j=1}^n B_{j,1}}{\sum_{j=1}^n B_{j,0}}, U = \frac{\sum_{j=1}^n K_{j,1} B_{j,1}}{\sum_{j=1}^n K_{j,0} B_{j,1}}, \text{其中, } K_{j,0} = \frac{b_{j,0}}{B_{j,0}} + K_{j,1} = \frac{b_{j,1}}{B_{j,1}}.$$

式中,设基年期和终年期区域旅游产业的总规模分别为 b0 和 bt,并按照一定的原则,把区域旅游产业分为 n 个产业部门,第 j 个产业部门在基年期和终年期的规模分别为 bj. 0 和 bj. t (j = 1, 2, ..., n)。相应地,上级区域在基年期、终年期的经济总规模和第 j 个产业部门的规模分别为 B0、Bt、Bj. 0 和 Bj. t。

2. 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

在城市化评价系统中,人口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内容,经济城市化是城市化的物质基础,社会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发展动力,空间城市化是城市化的环境保障,故本文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四个方面表征曲阜市的城市化水平。

如表 1 所示,城市化水平评价体系包括 4 个准则层下的 12 个指标层。其中,城市人口密度(U11)即单位城市面积上的人口数量,用城市人口与城市面积的比值表示,反映了城市人口的密集程度;非农业人口比重(U12)反映了城市人口的非农化水平,很多研究都单独使用这个指标来衡量城市化水平,计算公式:非农人口比重 = 非农业人口数量/人口总数;人口自然增长率(U13)反映了城市人口的发展速度,表明了人口自然增长的趋势和幅度,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正表示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反之表示城市人口规模缩小,计算公式:人口自然增加数/同期内平均人数。城市人口密度、非农业人口

比重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从人口集中度、人口的非农化和人口规模三个方面体现了人口城市化的水平。

城市经济密度(U21)用城市 GDP 与城市面积的比值表示,反映了单位面积的城市空间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人均 GDP(U22)是地区生产总值与城市人口总数的比值,代表了城市经济活动的价值,是衡量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的最佳指标;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U23)是指城市第三产业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城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力,是城市化向深层次发展的表现,比值越大,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相应地经济的城市化水平也越高。城市经济密度、人均 GDP 和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从经济效益和产业结构方面体现了经济的城市化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U31)是进行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先导力量,反映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度和城市社会环境的优化水平;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U32)反映了城市的消费水平和实际购买力,是城市发展水平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反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U33)是指城镇居民家庭的全部现金收入中能够用于安排日常生活的那部分,反映了城镇居民的生活状况和城市经济发展的质量。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投资水平、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三个方面反映了社会城市化的水平。

建成区面积占市区面积的比重(U41)是建设用地构成的闭合区域的面积占市区总面积的比例,反映了农村地域向非农地域转化的水平;城镇人均居住面积(U42)表征了城市居民居住空间的大小,反映了城市空间的集聚程度;建成区绿化覆盖率(U43)是指城市建成区的乔木、灌木、草坪等所有植被的垂直投影面积占建成区的百分比,反映了城市空间环境的绿化水平,体现了城市的环境质量。建成区面积占市区面积的比重、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分别从城市用地类型、城市居住空间和城市环境三个方面体现了空间的城市化水平。

表 1 曲阜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旅游产业结构水平 (T)	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T1)	0.19085	旅游总收入年增长率(T11)	0.27135
			区位熵(T12)	0.37245
			旅游企业密度(T13)	0.35620
	旅游产业结构高度化(T2)	0.30152	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的比重(T21)	0.32180
			高需求弹性部门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T22)	0.31209
			旅游外汇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T23)	0.36611
	旅游产业结构效益(T3)	0.50763	旅游产业结构效果指数(T31)	0.52931
			旅游产业竞争力效果指数(T32)	0.47069
城市化水平 (U)	人口城市化(U1)	0.23928	城市人口密度(U11)	0.38650
			非农业人口比重(U12)	0.35115
			人口自然增长率(U13)	0.26234
	经济城市化(U2)	0.27337	城市经济密度(U21)	0.31981
			人均 GDP(U22)	0.32099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U23)	0.35921
	社会城市化(U3)	0.25962	固定资产投资(U31)	0.33396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U32)	0.3420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U33)	0.32399
	空间城市化(U4)	0.22773	建成区面积占市区面积的比重(U41)	0.32106
			城镇人均居住面积(U42)	0.36119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U43)	0.31775

(二)研究模型

1. 指标权重测算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通过熵值法计算指标的权重,熵值越小,效用值越大,指标的权重越大。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X_{ij} = (x_{ij} - x_{jmin}) / (x_{jmax} - x_{jmin})$

负向指标: $X_{ij} = (x_{jmax} - x_{ij}) / (x_{jmax} - x_{jmin})$

式中, x_{ij} 是指标的原始数据; x_{jmax} 和 x_{jmin} 分别是同一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i 代表第 i 个年份, j 代表第 j 项指标。

(2)第 i 个年份第 j 项指标的比重

$Y_{ij} = X_{ij} / \sum_{i=1}^m X_{ij}$ 式中, m 为年份总数

(3) 指标熵值

$e_j = -k (\sum_{i=1}^m) (Y_{ij} \times \ln Y_{ij})$

(4) 指标熵值冗余度

$d_j = 1 - e_j$

(5) 指标权重

$W_j = d_j / \sum_{j=1}^m d_j$

2. 综合评价指数测算

根据标准化数据和指标权重的计算公式,进一步计算评价因子层指标的数值和权重,然后通过加

权平均法对旅游产业结构水平综合指数和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进行定量测算,公式如下:

$$T_i = \sum_{k=1}^3 Z_k \cdot \sum_{j=1}^n W_j \cdot X_{ij}$$

$$U_i = \sum_{k=1}^4 Z_k \cdot \sum_{j=1}^n W_j \cdot X_{ij}$$

式中, T_i 是旅游产业结构水平综合指数,; U_i 是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 Z_k 是评价因子层的各指标权重, W_j 是评价指标层的各指标权重; X_{ij} 是评价指标层的各指标标准化值, n 是相应子系统所包含指标层的数量。

3. 协整分析模型

第一,单位根检验。在分析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时,首先检验这两列时间数据序列的平稳性,原因在于两个非平稳时间数据序列间的回归很有可能会呈现表面看上去非常好的伪回归结果(Granger & Newbold,1974),但是,如果出现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两列时间数据序列之间“一起漂移”或同步的现象,则可能不存在伪回归问题。本文将借助 ADF 检验(Augmented Dickey – Fuller test,即增广的 DF 检验)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第二,协整检验。同阶单整的两个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可以通过 Engle – Granger 两步法进行检验(Engle, Granger,1987)。首先计算

非均衡误差,得到残差项组成的时间序列,然后对该序列进行稳定性检验。如果残差项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则可以说明两变量之间是存在协整关系的,否则就不能通过协整检验,二者之间也就不存在协整关系。

第三,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是检验内生变量能否作为外生变量对待的有效方法。它用以解决 x 是否引起 y 的问题,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过去的 x 解释,加入 x 的滞后期是否使得解释程度提高。假如一个变量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可以认为两变量之间存在 Granger 因果关系^[14]。

三、曲阜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测度

(一) 案例城市概况

拥有“孔庙 孔林 孔府”的世界遗产城市曲阜是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县级市,总面积 895.93 平方千米,人口 64 万,是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故乡和儒家文化发祥地。以“孔子故里 东方圣城”闻名于世的曲阜,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 个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和中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之一,是东方文化最重要发祥地之一,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影响力。除了世界文化遗产“三孔”,曲阜现存文物 300 余处,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11 处(国家级 5 处,省级 11 处),明故城(三孔)景区被评为首批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孔子文化节被评为中国十大节庆活动之一。作为山东省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地,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曲阜的旅游产业取得了蓬勃的发展。1991-2013 年间,曲阜的非农业人口比重由 10.95% 上升到 42.9%,旅游收入从 0.9 亿元增加到 107 亿元,增长了 119 倍,年均增长率为 28%。

综合以上考虑,选取世界遗产地曲阜作为案例地对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城市化水平进行评价,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 1991-2013 年的《曲阜市统计年鉴》、《山东旅游统计便览》、《山东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二) 曲阜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城市化水平评价

为了更直观地揭示曲阜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时序变化过程,结合综合评价指数计算公式,得到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指数

绘制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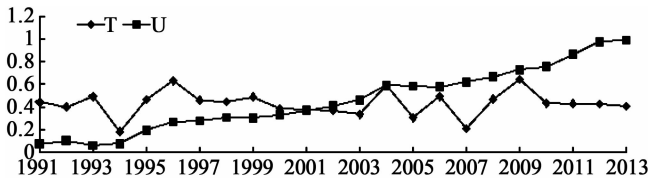


图 1 曲阜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指数

由图 1 可知,1991-2013 年间,曲阜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呈现出不断波动的趋势,而曲阜市城市化水平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由曲阜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指数 T 和城市化水平指数 U 可知, T 的均值为 0.393, U 的均值为 0.435,曲阜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城市化水平都不高且旅游产业结构水平落后于城市化水平。因此曲阜市应充分依托城市经济发展、设施完善、环境建设带来的有利条件,促使旅游产业的创新发展,提高旅游产业的合理化、高度化水平和结构效益,实现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1. 曲阜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评价

根据上述方法计算出曲阜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指数(T) (如图 1)。从时序变化的特征看,曲阜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指数在 2009 年出现最大值 0.64,1994 年出现最小值 0.18,呈现出震荡稳定交替出现的动态变化趋势。其中,1993-1997 年和 2003-2009 年为两个震荡期,最大震荡幅度分别达到 0.45 和 0.43,指数最大值和最小值都出现在这两个阶段内,其余年份都相对稳定于 0.37-0.49 之间的水平。究其原因,1994 年国民经济的硬着陆随之而来的人民币贬值及通货膨胀,使旅游业备受打击,旅游产业结构高度化值(T_2)出现最小值 0.27,旅游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和效益也相对偏低从而导致旅游产业结构评价指数最小值的出现。2003 年“非典”和 200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在影响使当年的旅游需求暂时无法实现,而在随后会迫不及待的释放,带来旅游产业的大发展,使旅游产业结构效益值(T_3)在 2009 年达到最大值 0.86,成为旅游产业结构指数出现最大值的主要影响因素。

具体分析可知,旅游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与旅游产业结构综合水平一致性最高,说明社会分工和科技进步上存在的优势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力;旅游产业结构效益水平对旅游产业结构综合

水平的影响作用显著;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是影响旅游产业结构综合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邯郸市旅游产业应进一步向资源的深度开发和产出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提高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和结构优势,进一步提升旅游产业结构水平的竞争力。

2. 邯郸市城市化水平评价

邯郸市城市化水平指数在 1991 - 2013 年的 23 年间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城市化水平指数 U 从 1991 年的 0.07 上升到 2013 年的 0.98,除了 1993 年和 2006 年分别出现了 0.04 和 0.01 的小幅下跌外,其余年份始终处于上升态势。期间在 1995 年和 2011 年分别出现 0.12 和 0.11 的大幅上涨。究其原因,城市化水平指数的持续上升主要是经济城市化指数 (U2) 和社会城市化指数 (U3) 以 21% 和 27% 的平均年增长率不断增加的结果,城市化水平指数的波动主要是由于人口城市化指数 (U1) 在 1993 年出现最低值 0.07,空间城市化水平指数 (U4) 在 2011 年出现最大值 0.88。1995 年、2006 年人口城市化指数和空间城市化指数都出现与城市化水平指数同方向的较大波动。

其中,经济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综合水平一致性最高,说明经济发展的质量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社会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城市化水平是城市化综合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非农人口的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市民收入的提高对城市化进程有较大的影响;空间城市化对城市化综合水平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

3. 邯郸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指标权重测度

在旅游产业结构水平评价体系所包含的全部指标中,权重最大的是旅游产业结构效益指标,达到 0.50763,表明构成旅游产业结构水平指标体系的主要内容是旅游产业结构的效益水平,其中旅游产业结构效果指数权重值优于旅游产业竞争力效果指数权重值 0.05862;旅游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权重其次,为 0.30152,反映了旅游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也是旅游产业结构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旅游外汇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 (T23) 指标权重值最大为 0.36611,;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指标权重最小,其中区位熵 (T12) 指标权重值最大为 0.

37245,说明旅游产业的集聚水平是影响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重要因素。

总体看来,城市化水平评价体系包含的 4 个准则层指标的权重值不存在较大差异,说明每个指标都对衡量城市化水平有重要影响。按照权重值由大到小依准则层指标次排列为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相应地指标权重分别为 0.27337、0.25962、0.23928 和 0.22773。表明经济城市化指标是城市化水平最重要的评价指标,社会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指标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内容,空间城市化指标影响最小。

指标层各指标权重值之间的差异均较小,城市人口密度、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城镇人均居住面积 4 个指标的权重值分别为本准则层的最大值,依次是 0.38650、0.35921、0.34205、0.36119,即这 4 个指标是 12 个城市化水平衡量指标中最重要的,表明城市人口的密集程度、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和人居环境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因素。

四、邯郸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分析

邯郸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具体到二者关系的性质,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本文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一步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根据表 2 中 ADF 检验的结果数据,时间序列 LnT 和 LnU 的 t 统计值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下均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旅游产业结构水平时间序列 (LnT) 和城市化水平时间序列 (LnU) 都存在单位根,不是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的序列 LnT(1) 和 LnU(1) 的 t 统计值均小于三种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能够拒绝原假设,是一阶单整的,记为:LnT(1) ~ I(1),LnU(1) ~ I(1)。

(二)协整检验

从单位根检验的结果看,旅游产业结构水平 (LnT) 和城市化水平 (LnU) 两个时间序列数据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以进行协整检验,以论证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接下来运用 E - G 两步法检验 (Engler &Granger, 1987) 邯郸市旅游产业结构

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即检验回归残差项 e 是否存在单位根,此处采用单位根检验中使用频度最高的 ADF 检验。根据 AIC 与 SC 最小准则,确定了最佳滞后阶数为 1。检验结果显示(表 2),t 统计值 -5.016944 小于显著性水

平为 1%、5% 和 10% 时的临界值,不存在单位根,即残差序列 e 是平稳序列,序列 LnT 和 LnU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明曲阜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表 2 LnT、LnU 和残差 e 的 ADF 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类型 (C,T,K)	t 统计值	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检验结果
			1%	5%	10%	
LnT	(C,T,0)	-1.070468	-3.808546	-3.020686	-2.650413	非平稳
LnU	(C,T,0)	-3.099130	-3.788030	-3.012363	-2.646119	非平稳
LnT(1)	(C,T,1)	-4.237871	-3.808546	-3.020686	-2.650413	平稳
LnU(1)	(C,T,1)	-4.622106	-3.831511	-3.029970	-2.655194	平稳
e	(0,0,1)	-5.016944	-3.831511	-3.029970	-2.655194	平稳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这种长期均衡是否构成因果关系及产生原因的方向尚需进一步检验。本文对原序列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3。格兰杰 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对滞后长度的变化是很敏感的,滞后期数不同,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也不尽相同。因此本文在进行 格兰杰 因果关系检验时,选择了滞后 1 期到 4 期 4 个不同的滞后期分别进行了检验^[15]。

表 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滞后阶数	原假设 H0	F 统计值	H0 成立的 概率(P-值)
1	LnT 不是 LnU 的格兰杰原因	1.85725	0.1898
	LnU 不是 LnT 的格兰杰原因	1.87410	0.1878
2	LnT 不是 LnU 的格兰杰原因	7.34361	0.0060
	LnU 不是 LnT 的格兰杰原因	1.52007	0.2505
3	LnT 不是 LnU 的格兰杰原因	5.94540	0.0100
	LnU 不是 LnT 的格兰杰原因	2.54088	0.1055
4	LnT 不是 LnU 的格兰杰原因	2.28833	0.1391
	LnU 不是 LnT 的格兰杰原因	1.82277	0.2087

注:表示统计量在 5% 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验证结果表明,滞后 1 期和滞后 4 期时“LnT 不是 LnU 的格兰杰原因”和“LnU 不是 LnT 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均不能被拒绝,说明曲阜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滞后 2 期和 3 期时“LnT 不是 LnU 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被拒绝而反向假设不能被拒绝,存在 LnT 到 LnU 的单向因果关系,说明曲阜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是城市化水平的格兰杰原因。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在构建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评

• 152 •

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世界遗产地曲阜的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进行测算与评价,并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 因果关系检验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1991 - 2013 年世界遗产地曲阜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增长缓慢,而城市化水平持续上升,旅游产业结构水平滞后于城市化水平。②旅游产业结构效益和经济城市化分别是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最主要的影响因素。③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在滞后 2、3 期存在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到城市化水平的单向因果关系。

旅游产业结构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城市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带来旅游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统筹协调二者的关系,促进曲阜市旅游产业与城市的共同发展,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为了提升对曲阜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影响最大的结构效益水平,应坚持以儒家文化为旅游发展的精神内核,以其物质载体三孔为旅游凝聚力的核心,提升产品内涵,拓展产品外延,形成围绕孔子的旅游产业链条。第二,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关联效应,通过聚集饭店业、旅行社业、旅游交通业、通讯业、银行等服务产业,带动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和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为城市经济带来资金集聚和人才集聚,发挥旅游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经济的带动作用,进而加快人口城市化、社会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进程。

【注】

①截至 2010 年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共 339 座,之后国家

旅游局不再组织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评选,故2010年以后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地中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数量不在统计范围内。

参考文献:

[1] 罗明义. 旅游经济分析:理论、方法、案例[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38.

[2] 吴承照,马林志. 上海旅游产业结构健康指数及其应用研究[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2):108-113.

[3] 杨琴,王兆峰. 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技术创新模型的构建——以湖南为例[J]. 求索,2009,(10):86-87.

[4] 田纪鹏. 国际大都市旅游产业结构多目标优化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基于优化上海旅游产业结构的视角[J]. 上海经济研究,2012,(11):100-111.

[5] 麻学锋,马红鸽. 区域性旅游业内部结构优化的综合评价研究——基于张家界数据的实证[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0,(03):86-91.

[6] 李富强. 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J]. 行政管理改革,2012,(11):4-10.

[7] 马友平,张志华,艾训儒. 城市化水平的灰色遗传算法预测[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01):68-70.

[8] 李明秋,郎学彬. 城市化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 中国软科学,2010,(12):182-186.

[9] 李红波,张小林. 我国发达地区新型城市化的内涵及测度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06):60-64.

[10] 廖海燕. 我国发达地区新型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 湖南社会科学,2013,(04):162-165.

[11] 汪克亮,杨力,查甫更. 区域城市化水平的可变模糊识别评价方法研究[J]. 统计教育,2009,(08):3-6.

[12] 范宏杰,胡红红. 城市化评价模型及其应用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J]. 2013,(05):33-38.

[13] 高楠,马耀峰,李天顺,白凯. 基于耦合模型的旅游产业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 旅游学刊,2013,(01):62-68.

[14] 唐晓华,李绍东. 中国装备制造业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0,(12):27-36.

[15] Oh C. O. The contribu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o economic growth in the Korean economy[J]. Tourism Management,2005,26(1):39-44.

(责任编辑:杨 磊)

The Evaluation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Level of the Tourism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Qufu

YAN Ying¹, ZHOU Jie²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00, China;
2.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expounding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ourism industry structure and urbanization, the paper establishe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level of the tourism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urbanization, and calculates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them by using the relevant data during 1991-2013 of Qufu. Then it analyzes empiric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industrial structure level and urbanization level by employing Co-integration test, Granger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nalysis based on the time series data of comprehensive index of the level of tourism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urbanization in Qufu.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tourism industrial structure lags behind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Qufu; there exists a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levels and a one-way causal relationship from LnT to LnU.

Key Words: The world heritage sites; The level of tourism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Qufu